

□半岛记者 张文艳

“读书不觉已春深，一寸光阴一寸金”。

4月23日是一年一度的世界读书日，自上期关于青岛市图书馆的过往之后，本期我们继续关注一个规模不大，却卧虎藏龙的图书馆——国立青大（1932年改称国立山大）图书馆。竺可桢说过：“图书馆本身就是一所大学。”从宋春舫、梁实秋到三大美女，图书馆的经历便是一所大学的写照，更是历史的投影。半岛记者采访中国海洋大学校史研究室主任杨洪勋先生等专家，再现国立青大图书馆的峥嵘岁月。

岛上书香

一栋红瓦老楼 半个世纪的书香缭绕

国立山大时期的图书馆，名人轶事多



宋春舫

1 初建工作： 宋春舫的奔波

几次游览海大鱼山校区，每次都到图书馆老楼前看一看。法国梧桐树枝繁叶茂，矮丛亦郁郁葱葱。老楼虽已斑驳，厚重气息愈浓。那深邃了百年的眸子，散发着柔和的光芒，注视走过的学子，是爱抚，更满含欣慰。1903年它的诞生是殖民者的规划，是为俾斯麦兵营，周边都是荷枪实弹的德国士兵。20年的风雨过后，洋溢着笑容的青春面孔出现在它的身边，之后，一位位硕学鸿儒陆续进出，一个与书有关的名字伴随它半个世纪——图书馆。

1929年12月，在国立青岛大学的筹备中，图书馆也应运而生。这不是最初的起点。因为当时图书馆已经接收了私立青岛大学和原省立山东大学图书馆，只是，“为数极少，而大半是旧日课本，多不适用”（《山东大学百年史》）。

就在一个月之前，前北大文学系教授、戏剧家宋春舫接下了重任，担任国立青大图书馆主任，负责筹备建馆。在宋春舫的心目中，应该早有了建立图书馆的蓝图，为国立青大图书馆奔波可以算作积累经验。不到两年后，1931年，宋春舫“斥金四千，始建褐木庐于青岛之滨”，将所收集的戏剧图书陈列到了福山支路（今6号），建成闻名遐迩的褐木庐戏剧图书馆。此是后话。

宋春舫接手的图书馆开始困难重重，国立青大初建资金并不充裕，校长杨振声多次呼吁节俭，不过杨校长非常重视图书馆，他在1931年5月4日的师生员工大会上提到：一个学校——尤其是一个大学，许多研究的题目，非参考书与实验室不为功——基础的基础在图书。

重任在肩，宋春舫积极筹备，想方设法丰富馆藏，“并陆续制定了《国立青岛大学图书馆组织条例》《图书馆公布暂行图书借阅规则》《阅报室规则》《借阅参考书规则》以及《校外人借书暂行规则》等制度。宋春舫为国立山大图书馆的发展，奠定了良好的基础”。（《梁实秋在青大》张洪刚著）

宋春舫的工作具有临时的性质。他太忙了，不但担任观象台图书馆馆长，还筹建水族馆，并着手建立褐木庐戏剧图书馆，所以当国立青大校长杨振声施妙计，将梁实秋和闻一多请到青岛之后，便递出了交接棒。

接下来的图书馆工作，梁实秋功不可没。



图书馆外观（选自《老舍的青岛岁月》）

2 初具规模：功臣梁实秋，广泛收好书

走出海大鱼山路校门，从不远处的小巷子进入，便是梁实秋故居。这栋老楼“藏”得很深，若不是门口“梁实秋故居”的牌子做指引，游客很难找到。院子里的参天大树绿意盎然。经过整修改造，多人杂居的破败感已经消失，取而代之的是一位教授留下的墨香。

梁实秋为青岛留下了文字、故事，还有一大批图书。

当时教育部的规定是大学图书馆的馆长由一名教授担任，主持具体工作再聘一名主任。国立青岛大学图书馆馆长由外文系主任梁实秋兼任，由皮高品担任主任。杨洪勋先生告诉半岛记者，皮高品先生是“图书科”科班出身，在国立青大工作了两年，日后成为著名的图书馆学家、教育家，创造了皮氏图书分类法。

甫一上任，梁实秋就赴上海去采购图书，短期内，积累了6万册的中外图书，“年图书经费5万余元，作为一所仅200名师生的学校来说，图书数目相对不少”。

图书多到什么程度？校长杨振声在开学一周年的纪念仪式大会上总结说，“我们可以无愧地说，国内没有几个大学能像我们这样的购备图书仪器”，图书馆的书库本来预备用4年，“谁想经过一年，开辟一个书

库，而现在又大有书满为患”的趋势，“这是一个很好的现象，如此继续下去，明年我们又可在图书馆傍添筑书库之必要了”。

1931年1月26日，梁实秋主持成立了图书委员会，并在校刊上公布了图书委员会章程，梁实秋任主席，委员成员有闻一多、黄际遇、汤腾汉、皮高品。这一年的5月4日，梁实秋还创办了《图书馆增刊》，随校刊《国立青岛大学周刊》（1932年国立青岛大学改组为国立山东大学，“周刊”改称《国立山东大学周刊》继续出版）出版，四开八版，梁实秋亲笔题写发刊词。梁实秋说：“藏书册数的多少不算是一件最重大的事。一大堆书不能成为图书馆，等于一大堆砖头不能成为建筑一样。一堆书之能成为图书馆，要看负责的人是否善于经营。书籍是否选择的精当，布置是否便利，学生是否已经充分享用——这是最重要的问题”。

“增刊”内容包括：馆藏新书目录和借书制度、图书馆学、目录学文章、图书评介等。作为图书馆专业周刊，不仅在大学少见，在社会上也是唯一的。

在《山东大学百年史》中我们可以看到，国立青大后来的国立山大不只重视采购已经出版的精良图书，也对本省的先哲硕儒著作抄本努力搜求。如栖霞牟陌人曾著有《诗切》未刊，由图书馆借来手抄本抄录存馆；又有即

墨黄宗昌著《崂山志》已刊行，其家尚存有《崂山丛谈》和《崂山艺文志》，皆为原稿手抄本，尚未刊行，均借来抄录存馆。尤其是外文图书，曾重点采购各种版本的莎士比亚名著，有许多珍本入藏，西洋定期刊物，均补购了整套杂志，这在其他大学也是不多见的。

梁实秋还广泛搜集山东方志，藏有82县的志书。搜集之全，不次于当时的山东省图书馆。另外，图书馆还差一点收藏了两部宝贝。崂山古刹中的《道藏》和《释藏》等善本古籍被游崂山的中文系教师发现，梁实秋得知后，立即建议学校收归校有，终因属庙产，未能如愿。现在《道藏》存放于青岛市博物馆，成为镇馆之宝。

梁实秋不但尽职尽责，还“嗜书如命”，他除了平时床头必备一书外，连上厕所都不忘带一本书。他曾说：“置于厕内，虽云不敬，但逐日浏览，稍得大意，亦获益匪浅。”在任图书馆长的四年时间里，他度过了充实的读书时光：“我在三十岁左右开始以教书为业的时候，发现自己学识不足，读书太少，应该确有把握的题目东一个窟窿西一个缺口，自己没有全部搞通，如何可以教人？既已荒疏于前，只好恶补在后，而恶补亦非易事——有了书并不等于问题解决，要逐步一本一本地看……我一面教书，一面恶补有关图书，真所谓困而后学。”



梁实秋



图书馆书架



图书馆内景